

听企业家叶奇讲故事

吴万夫

认识叶总是在朋友邀请的一次饭局上。叶总真名叫叶奇,与我同为光山老乡,现在珠海市办企业,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叶总中等个子,身体敦实,皮肤黧黑,其貌不扬,放在人群中很不起眼儿,你很难将他与一个企业家联系在一起。说来也许有些大不敬,朋友起初介绍叶总时,我并未往心里去,只是虚与委蛇地说着客套话。自命清高的我向来对商人持排斥心理,总觉得商人无利不起早,“为富不仁”是我对他们最不好的印象。

真正让我转变对商人看法的,是在这次宴会中。朋友敬酒时,隆重地向大家介绍:“叶总不仅是一位身家过亿的企业家,更是一位颇具爱心的人士,每年除了给家乡老人和敬老院捐钱捐物,还拿出数百万元做慈善事业,为社会上身处困境的人积极提供帮助,捐出的善款几乎占据其营业额收入的半数以上!”朋友的话,顿时让大家肃然起敬,哗的一声为叶总鼓起掌来。接下来,叶总讲述的几件故事,更是令我对他刮目相看。

初中二年级时,贪玩成性的叶奇怎么也读不进书了,决定到南方打工,毅然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叶奇立下誓言:“不混成个人样儿出来,绝不回家见父老乡亲!”后来,叶奇由一个打工仔发展成为一个企业家,这期间所经受的磨难自不必细说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因为文化程度不高,叶奇吃了不少苦头,这让他愈加明白知识的重要性。

叶奇人生的“第一桶金”是做电商平台时赚到的。几年前,有个老板相中了吃苦耐劳、踏实肯干的打工仔叶奇,主动以股份相许,邀请他加盟自己的公司,负责平台的开拓运营工作。一年下来,公司赚得盆满钵满,老板允诺给他的红利也如期兑现了,

一下打到他卡上五六十万元。但此时叶奇也意外地发现问题,老板不是诚信之人,完全靠套路赚钱,产品以次充好,严重存在质量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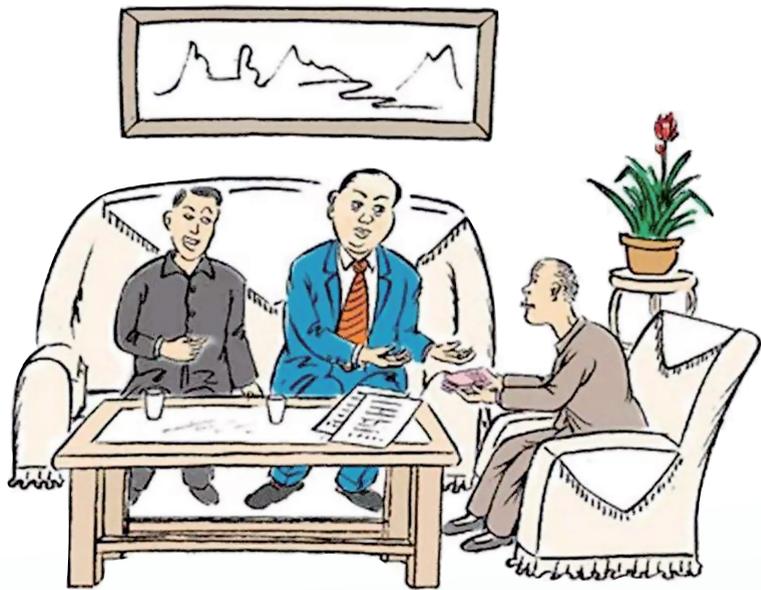
叶奇一连几天辗转反侧,坐卧不宁。叶奇向父母打电话诉说了自己的困惑,决计离开这家电商平台,独自出来创业。叶奇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,母亲曾在大队里做过妇联主任,两人都是有思想觉悟的人。父母对儿子的选择给予坚定的支持。

就这样,叶奇义无反顾地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

叶奇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,每天无论工作多忙多累,都不忘抽空读书学习。叶奇表示,他很欣赏曾国藩,因为曾国藩不仅是晚清重臣,也是一位家教极严的家长,他在离世时专门强调不给孩子留下分毫财产。按照曾国藩的治家理念,子孙们没有丰厚的家业,更能够生发昂扬进取的斗志。对此,叶奇也有自己固执的观点:他所创造的财富都要无偿地回报社会,绝不给儿女留下一分钱!

叶奇特别重视对两个子女的教育,只要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,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他都在所不惜。叶奇说:“我吃过文化浅的亏,只要孩子们愿意,我一定要让他们读最好的大学。我要以理学大师曾国藩为榜样,我不会给孩子们留下巨额财产,但务必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读书学习!”

叶奇孝敬父母是有口皆碑的。了解叶奇的人都知道,生意场上,凡是不孝敬父母的人,甭想与他谈合作。近年,随着叶奇的企业不断做大做强,名声日隆,有事没事联系他的人自然就多了,这其中就包括不少亲戚朋友。对于孝顺老人的人,无论工作再忙,叶奇都会抽出时间全程接



待;当他听说某人忤逆父母时,叶奇不仅不接见,连电话都拒绝接听。

这些年,叶奇意识到,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了,尽孝要趁早,是时候该让劳累一生的父母享享清福了。叶奇曾经数次给父母打电话,希望他们能到珠海,在他身边安享晚年,但每次都被父母以各种理由拒绝了。叶奇又一次打电话时,父母给出的理由更充足:在家乡待久了,吃不惯珠海的水!

叶奇当即带上厂里的大巴车,连夜赶回老家,用塑料桶灌装了几十桶老家的水,好说歹说将父母接到了珠海。然而不到一个礼拜,父母铁了心要回老家,说是经过长途颠簸的水,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味道;另外,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,没有农村敞亮,每天待在火柴盒子一样的楼房里,连呼吸都感到困难。老人说:“我们回去了可以和左邻右舍的老伙计们拉拉呱儿,这里的邻居见了面互不搭话

儿,到处都是陌生人,时间长了没病也会憋出病来!”

叶奇不敢再违背父母的意愿,只好将他们又送回老家。叶奇说:“父母离开珠海后,我的心里空落落的。尤其是在后来父亲生病的日子里,从不迷信的我专门找人为父亲算了一卦。算命先生说,父亲临终之时,我不能待在身边给他老人家‘送终’。”叶奇泪花闪烁,“儿女若想尽孝,岂有尽不了的理儿?我是个执拗的人,偏偏不信这个邪。在父亲病情加重的日子里,我推掉一切工作,回到老人身边,整整伺候了他两个多月。就连每晚睡觉时,我都是寸步不离地陪伴在父亲身边。幸运的是,父亲是被我搂在怀里去世的,他的脸上满是幸福与安详……”

讲到这里,叶奇的声音哽咽起来,大家不约而同地举起酒盅为他的孝行干杯。沉浸在叶奇故事中的我,早已是泪眼模糊。

家有儿女

张喆

缝里塞来,拜托呀……”

他的腔调拖得抑扬顿挫,令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,我大喝一声:“别嚎了,再嚎就不给你送了。”

“我光着身子出来?”

“你生下来还不是光着身子的?”我揭短。

“少儿不易呀……”儿子长叹一声。我从门缝里塞进衣服,这时,小丫头拎好自己的换洗衣服等着哥哥出来。

当儿子走出了洗澡间时,小丫头发现他的头发湿淋淋,当即伸了一下舌头大叫:“不讲卫生,地板弄湿了。”

“你欠揍呀?”儿子一把把小丫头拎起又抛在席梦思上,仰在床上的小丫头咯咯地大笑,我哭笑不得。

家里陡然太热闹了,我都不知是高兴还是心烦呢!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老公对儿子的嘀咕声不断:“不是打篮球就是看电视,这小子真令人头痛呀,不是读书的料。”

他忧心忡忡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!依他与儿子的牛脾气,我真怕他

父子俩对决叫阵。

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,有天晚上,我和小丫头出去了。我老公终于动手打了儿子两巴掌。

“我打了他,我的心真痛呀,肠子悔青了。”老公事后对我说。

小姑娘一听到哥哥挨打了,便嚷开了:“我回去告诉奶奶,让奶奶骂老爹爹。”

“这么大了,还打他?”我有些不满。

“我也是情非得已呀,我教育要他懂得反省和感恩,谁知他一而再再而三和我顶撞,我说一句他顶两句。我气急了,我就说要不是你这么大我真想打你一顿,你知道他怎么来着?他当时就把脸伸了过来,大声地说你打呀你打呀,你说我打不打?我顺手就是两巴掌。”

字敲打到这里的时候,忍不住动手给儿子发了一条微信:“儿子,你老爸打你疼不疼?”

儿子复曰:“往事早已随风去。再说本公子皮粗肉糙,还怕抓痒痒?”这真是三天不打,上房揭瓦。

那年暑假,留守儿子照例来到我们打工的观澜章阁,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次他带来了堂妹芸菲。

与儿子一照面,他伸手就握住了我的手:“儿子驾到!”

他腕力加大,我龇牙咧嘴痛苦不堪,遂甩开他的手,恨不得一巴掌掴过去,想想是亲生的,也就作罢!

六岁的芸菲倒爽快,一声“老妈(家乡话,等同伯母)我来了”,喊得我心花怒放。

“同志,我一夜未睡,光照顾她去了,我睡也!”儿子把包扔在地上,四仰八叉地躺在凉席上。



“不行,先冲凉再睡,”我急得又拉又扯:“坐车太脏了。”

可任凭我如何叫吼,儿子躺在床上就是不起来。小丫头倒是会察言观色,立马上前用小手挠她哥哥的胳肢窝,儿子大笑一声跳起来,用手指点着她的额头说道:“我白疼你了,不带你回去了,我一个人走。”

“你走我不怕,老妈与老爹会送我回家。”小丫头满脸傲娇,眼光还对我瞄了过来。

“哎呀,真乖,对,你要听老妈的话,哥哥不听话,等会儿我揍他。”

儿子伸出拳头对小丫头晃了晃,做出凶神恶煞的样子,小丫头立马往我怀里缩:“老妈,老妈,我哥哥想打我,他就是不听话,不爱干净……”

“去,洗澡!”我给了儿子光膀子一响巴掌。儿子起身进了洗澡间,小丫头却不放心地追我一句:“老妈,你打哥哥是不是很重呀?”

洗澡间的水“哗啦啦”地放着,儿子隔着门还再吆三喝四:“老妈救驾呀,我的换洗衣服还在包里,你从门